



白龙江畔的枇杷熟了

□ 张新新

夏日一到，白龙江两岸最惹眼的，便是满树金黄的枇杷。黄澄澄的果子把枝条压弯，垂到路边，伸手就能够着。

白龙江畔枇杷的成熟，是从下游往上游次第铺开的。四川广元的昭化镇，5月初便先泛黄；到了5月中旬，金黄延展到了甘肃陇南文县的碧口镇；武都再晚几日；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，则要等到6月中旬才熟透。

海拔每抬升一点，成熟便晚几天。白龙江从昭化镇的400余米，一路攀升至舟曲县城的1400米左右，千余米海拔的变化，把枇杷成熟的时间拉开了一个多月。

白龙江发源于甘川交界处的郎木寺附近，之后一头扎进高山峡谷。此后500余公里，它一直在这样的峡谷间奔流，直至在昭化镇汇入嘉陵江。从源头到江口，3000余米的垂直高差，将这条不算长的江切割出高寒、暖温带、亚热带等截然不同的气候区。

源头一带是草原湿地，草甸铺向天边，低矮灌木零星散落，自然没有枇杷的踪影。进入迭部峡谷，冷杉与云杉从山脚密匝匝地铺到山脊，黑压压一片，那是针叶林带，枇杷依然过不去。到了舟曲，白龙江河谷中的阔叶树渐渐多了起来，香樟、山茶花开始出现，这是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标志，枇杷便在这里安了家，再一路往下游铺展。

最先见到的是路边零星的几棵，树不大，果子却结得密。金黄藏在墨绿的叶间，远远便跳入眼帘。走近了，能闻到那股甜丝丝的香气。再往下游走，枇杷树便多了起来。

白龙江是一条倔强的河，巨大的落差让其有着暴烈的脾气。江水在深山峡谷奔涌，河床陡峭，水流湍急。加之流域内广泛分布灰白色的石灰岩，岩石碎屑被水流冲刷带入江中，尤其到了雨季，整条江呈灰白色，犹如一条白色巨龙，江名便由此而来。

白龙江流域有天险腊子口、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、阴平古道，历史的刀光剑影都刻在江的两岸。白龙江流域有着甘肃最大的天然林区，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林，大熊猫、云豹等珍稀动物栖息其间。作为嘉陵江上游最大的支流，白龙江水量极为丰沛，年径流量甚至超过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。它是长江水系在甘肃的代表，也是甘肃水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。

然而，也正是这份丰沛，埋下了一重隐忧。白龙江流域地处青藏高原向秦岭山地过渡的断裂带上，地质构造复杂，岩层破碎，两岸山体多为疏松的碎石和黄土堆积物。加之降雨集中且强度大，每逢暴雨，地表径流便裹挟着松动的岩土倾泻而下。

水资源越丰富，山体越容易被切割冲刷；落差越大，水流剥蚀搬运的力量也越大。大自然在这里慷慨赠予，也在这里刻下伤痕，滑坡、泥石流自古就是家常便饭。沿着白龙江行走，尤其是在舟曲，不时能看到山上的一道道滑坡体，灰白的泥土和碎石裸露着，像刚撕开的“伤口”。

面对这些“伤口”，白龙江两岸的人没有退让。他们在这条暴躁的江边生活了一代又一代，早已懂得与其抱怨山的陡峭、水的凶猛，不如弯下腰，一点一点去修补。

在舟曲，当地科学调整优化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区，逐渐淘汰对植被破坏性强的土山羊，2025年森林覆盖率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57.98%、86%。当地还先后谋划申报了流域综合治理、水土保持等多个项目，用于地质灾害排查除险、不稳定斜坡治理和泥石流防治。舟曲县大川镇石门坪村，曾因泥石流频发而饱受其苦，2020年筑起了长600米、高12米的护庄墙，解决了泥石流隐患。舟曲往下游走，便进入陇南地界。山还是那样的山，江还是那样的江，但江岸两侧，油橄榄和花椒林层层叠叠，把原本裸露的坡面一年年地裹上了绿装。油橄榄根系发达，固土力强；花椒耐瘠薄，尤其适合白龙江沿岸的向阳山坡地生长，在不适合耕种的山坡地上成为固土护坡的“卫士”。如今的白龙江陇南段，江岸的油橄榄林和花椒林层层叠叠，像一道道箍住山坡的绿环。这些树不仅守住了水土，也守住了沿岸人家的日子。

而在靠近江水的河谷地带，枇杷树静静地生长着。沿江而下，就能看见江岸边、村子口、甚至半山坡上，一树一树的金黄。从武都到文县，白龙江在峡谷里绕来绕去，枇杷树也跟着绕。有时整面山坡种满了枇杷，远远看去像铺了一层碎金。有时只有孤零零一棵，紧紧攥着碎石，满树果子沉甸甸垂下来，像是在说：“你看，我还是熟了。”

白龙江畔的枇杷树结的果不齐整。有的果子大，圆滚滚的，像乒乓球；有的果子小，只有拇指头大。摘枇杷的老人说：大的好看，小的好吃。大的被人挑走，小的落在树下，烂在泥里，来年又长出新的树苗。就像白龙江两岸的人，有人走了，有人留下，但江还在流，树还在长，枇杷还在结。

到了文县，海拔又低了一些，路边渐渐有了成片的橘子树。橘子还青着，挂在深绿的叶子里，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，但它们是真的存在的，像是在告诉过路的人：这里更靠南，更暖了。

再往下游走，便到了碧口镇，路边已经能看见柚子树，树干粗壮，叶子厚实油亮，树冠撑开一大片阴凉。柚子是青色的，拳头大小，藏在枝叶深处。

从舟曲的枇杷，到武都的油橄榄、文县的橘子，再到碧口的柚子，白龙江用一路的果树标记着自己的海拔高度与温度。每往下走一段，树就变一种，果就换一样。

碧口自古就是水陆码头，明清以来，木船沿江而下可直抵重庆，商贾云集，会馆林立，位列甘肃四大名镇之首。那时的白龙江是一条“水上商道”，甘肃的药材、四川的杂货，都在这里转运。如今的碧口，老街的石板路还在，一树树枇杷，黄的果映着绿的江，守着那些渐渐远去的故事。

白龙江再往南，便又进了四川，在昭化镇汇入嘉陵江。昭化是白龙江的终点，也是它最安静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你几乎认不出它了。它不再是那条暴躁的、在峡谷里横冲直撞的江，而是宽阔、平缓，不动声色地融进更大的江河里。

枇杷沿着白龙江逆流而上、次第成熟的样子，就像这条江写给两岸的信。下游的信先到，上游的信后到，但每一封都是同一个意思：夏天来了，该熟了，该甜了。

摘一颗白龙江畔的枇杷，咬一口，甜里带着微微的酸。这甜，是江水滋养出的甘润；这酸，是山崩石裂、水冲泥淤之后，依然扎下根来的那股韧劲。这大概就是白龙江畔，人与自然之间，最真实的味道。

竹实——第2043期——

姜伯约，我又来了。这一次是春风推着我来的。它替我走完了你当年的粮道，从陇南一路推到剑门。蜀道于你而言是难的，于我而言，只是一串遗传下来的地名：武都、文县、青川、剑阁。

我走的是高速公路，隧道一个接一个，在山腹中钻来钻去，你的栈道早已沉在岩层深处，睡着觉。春天比我先到。我来的时候，路两旁的油菜花已经开到天边，嫩黄的花浪从秦岭扑到剑门，风一吹，从剑阁到苍溪，油菜花的筋脉都在摇。你在那儿的时候，见过这样的油菜花吗？我猜你见过，但你顾不上看。你从天水带来的那双眼睛，盯的是魏国的旗帜，是前方的粮道，是刘后主今晚又喝没喝醉。春天在你那里，恐怕只是一封没来得及拆封的家书。你是天水人，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老乡。陇南与天水隔着一道西汉水，口音差不了几里路，都知道“洋芋”是什么，“浆水”是什么。你把这一带的口音带到了川北，带到了剑门关下，而后埋在成都的某个地方，埋了快一千八百年。我这次来没有别的事，就是想替你看看春天。你的春天，你守过的春天，被你一刀斩断的那个春天。

剑门关的春天，比你想象的要慢。山还是那座山，两崖相向而立，如剑如门。我踩着石头往上走，风从北边来，吹我的眼眸，也吹崖壁上那些成片的苔藓，湿漉漉的，绿得往下淌。我知道那是露水，但我偏要说那是山在出汗。它替你守了太久的门，替你，也替你身后那些连名姓都没留下的兵娃子。七十二峰，峰峰如剑，可剑不会出汗，山会。你听那风穿过关楼门洞时的声音，呜呜咽咽的，像卷着一卷没人签收的告急文书，吹了快一千八百年，还没送到。我在路边数了数开着的花。泛白的野樱，粉的桃花，黄的棣棠，紫的碎米荠，开得不管不顾，像不知道这里曾经有人倒下，有很多人倒下。所以我来替你看了。关楼下的那棵桃树枝干黝黑，黑得像常年架在柴火灶上做饭的铁锅，开出来的花却粉嫩得不像话，一瓣一瓣叠堆，堆到枝身弯了腰，风一吹就落，落在石阶上，落在游客的衣领上，落在一个从甘肃来的人的手心里。我攥着那瓣花，想把它寄给你。可你不缺花了，你缺的是一个春天，一个不用穿甲胄的春天，一个不用在半夜被斥候叫醒的春天。关楼是后来修的，你见过的那座早塌了。

景耀六年冬，魏军伐蜀，你退守剑阁。第二年春天，邓艾从阴平道翻越摩天岭，江油失守，你回援绵竹，败了，退往成都，殉于乱军之中。你死的那一年是公元264年，史书上说是春天，可一个身首异处的春天还算不算春天，我不知道。关上的桃花那年开没开，也没有人告诉我。你的一生走成了一个来回。二十七岁那年秋天从陇南道上马，跟着诸葛亮去了成都；五十六岁那年春天在成都倒下，再也回不了天水。中间这二十九年，你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走，从汉中到剑门，从剑门回成都，又从成都折返。春天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你快，它们不用运粮草，不用传军令，想在哪棵树上开花就在哪棵树上开花，想在哪家溪里饮水就在哪家溪里饮水。你来的时候是秋天，走的时候也是秋天——你，你走的时候是春天，可那个春天比秋天还冷。你后来其实不太愿意回成都。

成都的空气让你喘不上气，朝堂上那些话比敌军的箭还密。你宁愿待在剑门，待在这座替你挡了二十九年风雨的关隘里，至少山不会骗你，石头不会在背后递刀子。可你又不得不回去，刘后主一纸诏书，你就得从关上下来，沿着那条路往南走，走回那个让你骨头缝里发冷的地方。你的一生就是这样，往前是魏国的铁骑，往后是成都的暗流，你卡在中间，卡了二十九年。更要命的是，一个天水人在蜀地，口音改了，吃食改了，可骨节里那点陇上的干硬改不掉。蜀地的山水太润了，润得人心肠软，你偏不，你把自己绷成一把弓，绷了二十九年，最后断了。

你是天水人。天水的麦积山，渭河，伏羲画卦的卦台山，你从小在那样的山水里吃浆水面，听秦腔，看黄土塬上的杏花。剑门关的山水和你老家的不一样，这里是山皆青，水常绿，春天来了，空气里有水在慢慢渗。你习惯吗？你可能习惯了，不习惯也得习惯。但我在剑门关待了两天，就开始想陇南的太阳，干干的，燥燥的，晒在脸上像一只粗糙的手抚过。这里的太阳有

春过剑门关

□ 张韵

些绵软，像隔着纱。

你站在关上向北望的时候，天水的太阳也在想你吧？它晒过你老家门前的土，晒过你小时候爬过的杏树，现在它晒着我。我是替你来的，它认得我，就像它认得你。北边是秦岭，翻过秦岭是关中，关中再往西就是天水。你一眼望不到，但你知道它在那里。春天也知道它在那里，所以春风每年都往北吹，吹过你，吹过剑门，吹过秦岭，吹过陇南，吹到天水的黄土塬上，替你吹开一朵杏花，替你拍一拍老宅的门。我替你去了看那朵杏花吗？没有，我还没去。等我在这里把春天替你看完，就往北走，沿着你来时的路回到天水。我要去问问那里的黄土，还记不记得一个叫姜维的后生。我要去喝一碗浆水，吃一碗面，替你说一声：剑门关的春天开了，开得很好，你不要操心。

下山的时候遇见一位揽客的老人，家在关下卖豆腐宴，四川的吃法，把豆腐做成各种外地人没见过样子。我点了一桌，靠路边坐着吃。他问我从哪里来，我说甘肃。他问甘肃哪里，我说陇南，天水旁边。他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天水，姜维的老家嘛。”我说：“对，姜维的老家。”他一边往杯子里续水，一边说：“姜维是个忠臣，可惜了。”我问：“可惜什么？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他死那年，太冷了。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话，说那年春天倒了一场霜，花苞全打了回去，地里没收成。”我愣了一下。他说的是庄稼的事。他不读史书，不知道公元264年，可他知道那个春天冷，冷得花没开成。百姓记一个朝代，记的不是谁赢了谁输了，记的是那年地里有没有收成，人有没有饿着。我放下筷子，忽然觉得自己先前那些话有些轻了。我说“替你去看春天”，可春天在百姓那里从来不是花，是收成，是日子，是能不能活过去。你守剑门二十九年，守的也不是花，是这条路还能不能走人，是田里还能不能种东西。我替你看，到底是不是你真正在乎的那个春天？我说不上来。但老人那句话让我明白了，你死的那个春天，确实是倒春寒。花刚要开，一场霜冻全打了回去；你要回天水，一把刀斩断了全部的路。

我走的时候没有回头。剑门关在身后，关上的风在身后，春天也在身后。可我上了车就发现不对劲，车窗外面有什么东西跟着，从剑门关一路跟过来，跟过剑阁，跟过青川，一直跟到陇南地界，康县。我打开车窗，风涌进来，吹得路边的油菜花一浪一浪地摇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它们不是跟着我，是跟着春天。我们把剑门关的春天带出来了，它们要回甘肃，要回天水，要回你的老家。

姜伯约，我替你从剑门关带回了一个春天。它就在我身后，在康县的山梁上，在陇南的河谷里，在天水的麦田边。它追着我跑了一路，就像你当年从成都向剑门行军时乘的那匹马。等我到了家，它也慢下来，停在你家老宅的门前。那扇门，已经一千七百年没人推过了。可门缝里，有一朵杏花的花瓣卡在那里，干透了，还留着一小点，是春天来过的意思。风，从门缝里渗进去一点点暖。它不推那扇门，只是停在那里，等着你什么时候想开了，自己从里头推一把。

沙湾，我可爱的家乡

鹤 鸣 词 曲

$1 = F \frac{2}{4}$
 $J = 76$

(6 · 35 | 6 · 56 | 73 567 | 6 - | 6 · 35 | 2 · 56 | 321 567 | 6 - |)

11 6 | 33 1 | 2·3 17 | 6 - | 6 - | 2·2 26 | 22 3 | 61 565 | 3 - | 3 - |

有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她就是我可爱的家乡。

3 615 | 6 · 3 | 611 6 | 56 65 | 3 - | 3 - | 22 3 | 56 53 | 2 - | 2 - |

白 龙 江 像 银 色 的 哈 达，流 淌 着 幸 福

3 2 1 | 5 1 | 6 - | 6 - | (361 6535 | 2 · 56 | 321 5621 | 6 - |)

流 淌 着 吉 祥。

66 331 | 232 · | 331 23 | 16 · | 33 757 | 66 · | 77 6 | 56 65 |

江 岸 鲜 花 盛 开，装 扮 着 古 镇 村 庄。江 水 清 澈 甘 甜，哺 育 着 两 岸 儿

3 - | 66 6 | 123 2 | 53 21 | 2 - | 112 36 | 53 23 | 16 - | 6 - | 1 765 |

郎。 这 里 的 人 们 勤 劳 智 慧，这 里 的 人 们 淳 朴 善 良。 “ 罐 罐 儿 ”

6 - | 11 6 | 53 65 | 3 - | 6 53 | 2 - | 5·5 53 | 7 53 | 6 - | 6 - | 1 1 |

酒 ” 款 待 四 海 宾 朋，“二 脑 壳” 香 飘 十 里 八 乡。 这 里

7 6 | 565 35 | 6 · 6 | 1·1 76 | 56 65 | 3 - | 3 - | 1 1 | 7 6 |

山 川 秀 美，是 陇 上 江 南 鱼 米 之 乡。 这 里 地 灵

561 65 | 3 - | 55 3 | 5 6 | 7 - | 7 - | 7·6 | 5 3 | 5 6 - | 5 6 - |

人 杰，氏 羌 的 后 裔 创 造 辉 煌。 D.C. 煌。

||: 6· 35 | 66 56 | 776 535 | 6 - | 6· 35 | 22 35 | 323 12165 | 6 - :||

啊！ 沙 湾，我 可 爱 的 家 乡！ 啊！ 沙 湾，我 可 爱 的 家 乡！

6· 35 | 2 2 · | 55 3 | 2 2 1 | 7 6 5 | 5 6 - | 6 - | 6 0 ||

啊！ 沙 湾，你 是 我 永 远 的 念 想！

● 《沙湾，我可爱的家乡》 词曲 鹤鸣